

7247.5

# 与大海相伴

深圳海关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

胡凯玲 ◆ 著

二月初的一个深夜，寒意依然的南中国海，海面上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夹杂着毛毛细雨，悄无声息地落在海上、岸上，寒意渗人。渔民们早上了岸，就着香肉喝上一两口烧酒，然后钻到暖暖的被窝里去了。海上没有了渔船的踪影，变得出奇的静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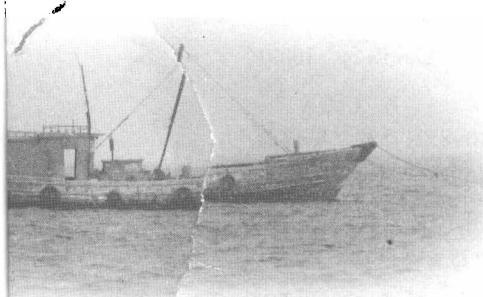
中国海关出版社



# 与 大 海 相 伴

⑩ 深圳海关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丛书  
胡凯玲◆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大海相伴 / 胡凯玲著.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11

(深圳海关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丛书)

ISBN 978-7-80165-578-3

I. 与 ... II. 胡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329 号

**与 大 海 相 伴**

YU DAHAI XIANGBAN

作 者：胡凯玲

责任编辑：黄华莉

出版发行：中国海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013

网 址：[www.haiguanbook.com](http://www.haiguanbook.com)

电 话：010-85271610 (发行部) 010-85271539 (编辑部)

传 真：010-85271611 (发行部) 010-85271539 (编辑部)

社办书店：010-65195616 (电 话) 010-65195127 (传 真)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东配楼一层

印 刷：深圳市汇亿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75 字数：272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65-578-3

定 价：38.00 元



海关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关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深圳海关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丛书”

## 编 委 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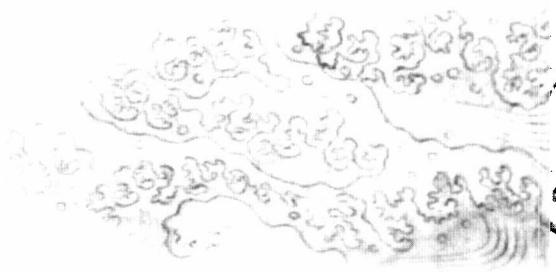
主 编 李小敏

副 主 编 李惠强

文学策划 许永贤 吴煮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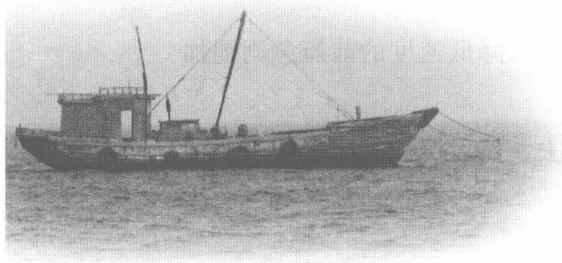
序幕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21
第三章 .....	35
第四章 .....	49
第五章 .....	63
第六章 .....	77
第七章 .....	95
第八章 .....	111
第九章 .....	125
第十章 .....	139
第十一章 .....	155
第十二章 .....	169
第十三章 .....	185
第十四章 .....	205
第十五章 .....	219
第十六章 .....	235
第十七章 .....	249
第十八章 .....	265
第十九章 .....	279
第二十章 .....	293
尾声 .....	305





## 序 幕

---



二月初的一个深夜，寒意依然的南中国海，海面上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夹杂着毛毛细雨，悄无声息地落在海上、岸上，寒意渗人。渔民们早早上上了岸，就着香肉喝上一两口烧酒，然后钻到暖暖的被窝里去了。海上没有了渔船的踪影，变得出奇的静寂。

突然，一艘快艇犁开波涛，从近岸处窜出，朝着公海方向飞驰而去，后面，一艘快艇紧紧地追逐着它，在忽闪的云台光亮下，可以隐约看到尾部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飞扬。

“我们是中国海关，请停船接受检查！”两艇距离越来越近，后面快艇上的人高声喊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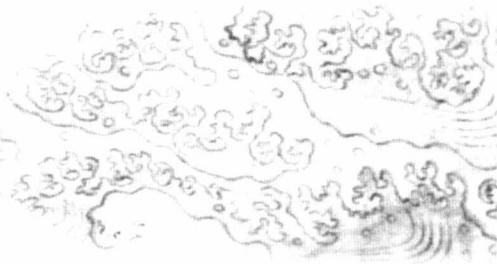
前面的艇显然还心存侥幸，加大马力逃跑，但它无论怎样左冲右突，仍是摆脱不了后艇的追踪。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前艇慢慢地降低了速度，看来是打算投降了，后艇也放慢了速度，向它靠过去。

不知道是因为船的惯性，还是因为海浪的冲击，前艇慢慢地掉转头，看着后艇逐渐地向它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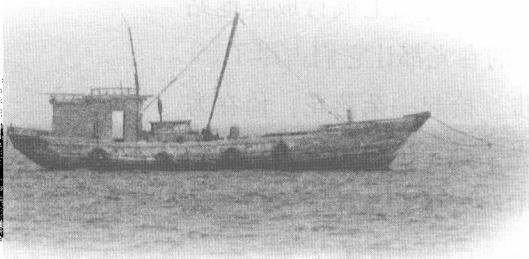
突然，马达声炸裂般再次轰鸣，已降低速度的前艇急剧地加速，径向后艇撞去！

后艇猝不及防，被撞得侧翻过去，然后沉没。前艇却飞快地消失在茫茫的夜海深处……



# 第一章

---





刚刚踏入农历二月，南国的春天已悄然来临。滨城海堤路上成行的宫粉羊蹄甲树，粉红色的五瓣花朵，团团簇簇的憨态可人。春风徐来，花雨飘落，层层叠叠地铺在路上，把整条海堤路装饰得灵虚幻景般的美丽。

海堤路的尽头是滨城的进出境联检大楼。中午时分，一群下了班的海关关员从联检楼里走出来，沿着海堤路向不远处的宿舍区走去。

秋篱孤单地走在他们当中。他们都按着以往的固定搭配，三三两两的结伴而行，没有留意到这个小师妹。秋篱入关工作不久，还没来得及与他们熟悉起来，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来到滨城工作以后，秋篱最喜欢的，就是海堤路上的风光了。她来时正值花开时节，整条路上的羊蹄甲树都尚未长出叶子，高高的树冠上满枝满丫的只有粉红粉嫩的花朵。和煦的阳光下，粉红色冠盖的树，花仙子一样地在长长的路上成行成阵地站立着，仿佛童话里的世界一般，满天下的春光都让它们占尽了。

闲暇时，秋篱喜欢到这条路上漫步，拾起一朵落花，倚在海堤的栏杆旁，欣赏海天一色的美丽风光。她走出校门就来到这个城市工作，学生时代的天真烂漫依然围绕着她，工作的稳定令她感到轻松愉快，这旖旎的景色，正适合抒发她的情怀。

但今天，她低着头，脚步沉重地走着，对路上的风景视而不见。满脑子都是刚才听到的消息——一艘在执行任务的缉私快艇被撞沉，艇上5名关员下落不明。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海关里经常遇到的事，不幸的消息揉碎了她心中对工作的美好憧憬，胸中像压了一块大石，喘不过气来。

她竖起耳朵，听着从身边走过的人的议论。认识的人不多，她不愿意在别人热烈讨论的时候插话，只好把想说的话都憋在心里。

“高哥！”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她叫住了匆匆从身边经过的高太瀛。他比她早两年进海关，是科里的团支部书记。刚刚

离开父母的女孩子，总想找到一个在精神上可以倚傍的人获取安全感。在不算长的相处日子里，她对这个青年组织的头儿是非常信任的，有困难时，总会首先想到找他帮忙。而高太瀛给他们这些新关员的印象，也是有求必应的好人，仿佛他正时刻找机会希望帮上他们一把。于是，就算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喜欢去问候他，请他出个主意。

秋篱小跑几步走上前去，与高太瀛一起并肩走着。她盯着高太瀛轮廓俊秀的侧面，仿佛想从他的脸上盯出什么结果来：“你说，艇上的那几个人会有危险吗？”

高太瀛侧过头望向秋篱圆圆的脸，正好迎上她专注的目光，不禁脸上一热。毕竟，他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对于异性的目光是很敏感的。他急忙转回脸去，望着正前方。心里想，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走私船竟然敢撞海关的缉私艇，那些干了十几年海关工作的老同志也没跟我说过！可是，对这个刚刚进海关不到一个月的小师妹，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能说，我也不知道么？这未免太辜负了她对我的信赖了吧？说凶多吉少？那又太悲观了，刚刚进海关就遇上这样的事，对她以后的工作会不会造成影响？于是，他勉强把刚才绷紧的脸皮放松，微笑着说：“应该没事吧，我们还有大船跟在后头的嘛！”

他的回答让秋篱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秋篱又问了一些问题，高太瀛和她讨论着，两人边说边向宿舍大院走去。

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滨城这个原来荒凉的海边小镇，已发展成了初具规模的城市，为了应付越来越庞大的进出口物流监管，滨城海关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急招了近两千名干部，补充到属下多个分关。这一来，关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数量急剧增长，使全关几乎成了一所特殊的学校。

供年轻关员们居住的单身男宿舍与女宿舍是两幢7层的楼房。这些本来建好准备作家属楼的房子，为了解决急剧增加的人员的居住问题，每个单元都被临时改造为4人单身宿舍，以应付这特殊之需。

两幢楼之间，是一个自行车棚，空落落的只有几辆车放着。那时干部每月的工资才 90 多元，而一辆自行车则需 300 多元，刚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们，每月吃的、用的、打扮的，样样都得从头添置，还不时向家里寄点钱，帮助一下内地收入不高的父母。每月下来，工资花得所剩无几。所以，买得起自行车的人，也只是家境较宽裕的寥寥几人而已。

与秋篱同宿舍的其他三个女孩子，都是一起入关的新关员。她们的上班时间按照通关时间的需要分成了三班——早、中、晚班。秋篱今天上的是早班，回到宿舍里，只有上晚班的杜月芸在。朴红思、金而已经上中班去了。

受父母的熏陶，杜月芸是个国画爱好者，是秋篱最要好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两人都会聚在一起，吃饭、上街、看画展，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

秋篱进了宿舍大门，来不及换下制服就钻到杜月芸的房间里，告诉她海上缉私出了意外的消息。

“什么！怎么会撞了？故意的？以前可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这还得了，简直是造反啦！”杜月芸听完秋篱的叙述，紧张得脸色刹地变青，用力拽着秋篱的手臂问：“那艇上的人救回来了吗？”

“没有，当时在附近的缉私艇马上去搜索了，没找到人，现在还不知道下落。”秋篱沉重地说。

听了秋篱说的话，杜月芸怔住了，长长的娥眉拧了起来，脸上满写着忧虑：

“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大胆，竟敢跟我们对抗？”

“在回来的路上，我断断续续地听前辈们议论，这些年，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优惠，让一些人很快地富有起来。没富起来的便急红了眼，利用滨城近海的地理优势，改装小快艇进行走私。当然，也有侥幸得逞了而暴富起来的，所以，这种走私活动就猖狂起来，甚至把阻止他们‘发财’的海关视为眼中钉……”秋篱说。



“记得有一句名言说，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 10% 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 20%，就会活泼起来；有 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 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 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这走私活动的利润，何止 300%，当然也就敢于杀人了。”

两人面对面坐着，说一会儿又沉默一会儿，像有许多的话要说，却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有许多的愤怒要喷发出来，却又找不到发泄的途径。

“咳！出去走走吧，我快要憋坏了！”杜月芸说。

“好……”

秋篱换上了便服，两人走出宿舍区的大院，沿着海堤路往下走。正午的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上，海浪冲击着海滩上的岩石，溅起的浪花飞珠迸玉一般的奇丽。远方湛蓝的海面上，渔帆点点，一派祥和景象，一点也不像曾经发生过惨烈的事情。

“我喜欢大海。海关到我们那里招人时，我还不知道海关是干什么的呢！也没见过海是什么样子的，只在书上看过。在学校培训了一年，才知道了海关的职责、任务，了解海关的工作。来到滨城后，看到了真正的大海，觉得大海真美啊！站在这片海的旁边，什么东西都显得那样的渺小，就不用说我自己了。自己都快溶进这天海的辽阔里头了，想到将要和大海相伴着度过我的一生，还真有点自豪呢！”秋篱说。

“可是，来到这儿快两个月了，天天上班、下班，偶尔查一两个小案件，我开始有点麻木了，原来在学校培养出来的神圣感，已经一点一点变淡啦！但今天的这件事，又唤醒了我的责任感，让我感觉到了手里工作意义的重大。”杜月芸说。她的耳朵在听着秋篱说话，眼光却一刻不离地看着海里的浪，浪花击在礁石上，幻化出青、白、紫、蓝的色彩，让她想起她爱画的画。

“对，就像眼前的这片海，风和日丽时候，她是那样的美丽和温顺，可以让人们在上面任意游乐，一点也不会感觉到危险；

可一旦风暴到来的时候，她却变得狰狞可怕，随时可以吞噬一切，让人粉身碎骨！所以，当人们摸不清她的底细，醉心于她美丽的外表，想在其中取得好处的时候，危机也悄然到来了。”秋篱接着说。

“咳，如果大海永远都是这么美丽，多好！”杜月芸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丝丝的不如意都会勾起她的伤感，何况今天遇上这么惨重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跟大海一样，平静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惊奇，三餐一宿，轻轻松松就过去了。但在平静的下面，却藏着巨石暗礁，随时都会卷起惊涛骇浪，那些贪婪的人，对生活企望过高的人，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吞掉！自从人类产生，就一直与大海抗争，想尽办法去战胜她。但生活的大海，却颠覆了无数的生命，毁掉了无数的人生！生活的大海，远远比自然界的大海险恶啊！而且，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毅力，才能把它战胜。不管怎样，我们既然与海相伴，就要迎接她的挑战！”

“挑战？我们去跟谁挑战啊？”

“是，挑战！风浪的挑战！”秋篱眼中闪出果敢的光彩，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霞。毕竟是走出校门不久，话里仍透着浓浓的书卷味。

两人倚在海边的栏杆上热烈地讨论着，看着跌落海中的花瓣随海浪飘来荡去。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断了她们的说话。待她们回过头看时，高太瀛已刹定他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双脚撑地立在她们面前：

“你们在看什么，这样出神？”

“我们在谈论缉私艇遇险的事呢！有没有最新消息啊？”秋篱们非常迫切地想知道5名关员的下落。

“我正想告诉你们：有三人找到了，他们真厉害，受轻伤的两人轮流背着受了重伤的另一人，从海里游回了岸边。今天早晨有渔民在东湾的海边发现了三个已经昏迷的人，送到了医院抢

救，受轻伤的那位先醒过来，跟医生说了他的工作单位，我们才收到消息，还有一位至今还昏迷不醒呢！”

“东湾在哪里啊？”秋篱和杜月芸异口同声地问。

“在离这里大约 120 公里的地方，他们还在那边的医院治疗，暂时回不了市区。”高太瀛答道，他在说话间，不断地望向秋篱，期望再次看到她像中午一样专注于他的眼神。

“那，还有另外两人呢？”秋篱并不知道高太瀛的心事，只关心在海上失踪同事的下落，又再问。

“还没有找到！”高太瀛心情沉重。这失踪的两人中的刘山，从中学至海关学校，都是他的同学，半年前，他才喝过刘山的结婚喜酒。

“希望他们也很快能平安归来！”秋篱从高太瀛脸上看到了他的忧伤，她虽然不知道他与刘山的关系，但知道他的担忧来自于失踪的同事们，于是说了一句安慰彼此的话。

“是呀，希望他们也能平安归来！”高太瀛接收到来自秋篱的安慰，语气变得轻松了一点。



又过了一天，失踪的另一人被一艘外籍的货轮送了回来。因沉船的地点离海岸很远，先前获救的受伤三人是顺着海流游回了岸边，而这一人却是抱着船上的一块舢舨板，漂到了外海。幸好遇上了一艘货轮把他救了起来，靠岸时把他交给了海事局，万幸的是，他并没有受伤，只是体力消耗过大，有点虚脱了。

现在，下落不明的人就只有刘山一个了。

缉私艇被撞沉、关员失踪，这是滨城海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海上缉私时发生事故。这事给全关的员工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同时也给全体关员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日益严峻，已到了性命攸关的阶段。

虽然如此，各个口岸的海关现场，气氛还是轻松祥和的。毕

竟，大多数商人都在守法经营，一天复一天的进出口事务，无论对于管理方还是被管理方，都已被当作一种很平常的社会活动，所有的操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井然有序。

秋篱踏进海关大门时，受到的政治教育及老关员的教诲，都告诉她这个不平凡的岗位分量，让她时刻感觉到油然而生的自豪。在那个年代，我国从红色的政治旋涡中走出来不久，人们的思想仍然习惯地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是否要求进步成为衡量工作好坏的主要指标，对于加入海关工作的新关员，领导们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教育。他们更相信，只有思想上的堡垒才是最坚强的堡垒，才能抵御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他们时常训导关员的一句口号就是“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意思是就算长期在这物欲横流的岗位工作，思想也不会受到影响。

秋篱与在校时一样，把所有的教育内容都一一谨记在心上，虽被分配在工作比较单调的旅检处，她却把每项检查做得一丝不苟。

海关的旅检工作是负责对进出境旅客的检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刚刚开放，境内与境外的物价差非常大，尤其是手表、照相机、电子计数器等电子产品，国内自产的产品质量还跟不上世界先进水准，同类进口商品在国内销售时，与国产商品差价在3—5倍左右。因而，回乡探亲的人偶尔会藏带一两件，准备用来馈赠亲友，更有一些人以此为职业，经常来往于境内外，走私此类物品。走私的手段，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有简单藏于行李中的，有绑在身上的，更有甚者，是把手表等小件物体藏于人体的阴道或肛门内。

当然，海关更重要的任务是查缉毒品。

当时的检查方法是人人过筛式的，每一个进境旅客都要在申报表上登记所携带的手表品牌、外币数额、黄金首饰的重量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出境时再由海关一一核对，以保证没有留在国内。一旦发现证件上登记的物品没有携带出境，将会被追缴关税。

大多数旅客是守法的，他们自觉地登记好重点物品，接受海关的检查，但也有个别刁蛮的，对海关的检查采取不配合的态

度，认为海关的检查伤害了他的自尊，寻衅闹事。

秋篱这天上夜班，她被安排到出境 16 号检查台当值。她认真地核对旅客登记在申报表上的物品，并留意观察有没有走私的嫌疑。其实，从旅客在她面前出现，到检查完毕，只有短短的两分钟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观察旅客的神色来判断他或她有没有走私嫌疑，难度是很高的。就算是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关员，也不能一发即中，何况对于刚刚入门的她呢！

晚饭时间过后，旅客渐渐减少了。这时，她发现一个年龄约 40 岁左右的男旅客，没有行李，手上仅有一个小型手提包，他在通道前的缓冲区域向各处张望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人，然后，径直向秋篱这边走来。

秋篱知道，今天上夜班的只有她一个年轻关员，其他都是在这个海关工作了两年以上的同事。那些经常从事走私的旅客，对于关员的脸孔是很熟悉的，知道哪些人的查私经验丰富，总是寻找薄弱的环节来过关。所以，这个旅客故意挑选走秋篱这条通道，一定是认为她年轻，没有经验，容易蒙混过关，这其中一定有鬼！

“先生，请到这边接受检查！”秋篱面带微笑，确认这个旅客没有登记物品时，不卑不亢地把他引向行李检查台前。

“什么？！”旅客马上表示不满：“我又没有什么行李，为什么要检查？那边还有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检查他们？是不是有意刁难我！”

“我们有责任对过境旅客进行检查，请您配合海关的工作。”秋篱依然和颜悦色地说。

“好！好！好！查吧！查吧！”旅客很不耐烦地把手中的手提包向秋篱面前一甩，他的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酒气。

“请打开你的包！”

旅客很不情愿地把包的拉链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哗”地一下全倒在了检查台上。

秋篱强压着心里的怒气，细心地把台上的物品，手提包的内

内外外都检查了一遍，甚至留意到这个包有没有夹层，却没发现异常情况。

“难道我分析错了？”她心里在想，“如果这人想走私，又没有用行李作掩护，那他一定只能带体积小的物品，或者是人体藏私”。近来，科里已连续查获了几宗把毒品藏在肛门的人体走私案。

她想到这里，决定对这个旅客进行人身检查。她填写了审批表，准备请科长审批。人身检查必须由与被检查人同性别的关员进行，而且要经过审批。她拿着旅客的证件，叫旅客先收拾好东西，稍作等候，转身走向科里的办公室。

“你想干什么？！”就在此时，旅客在她身后咆哮起来。

“我们要对你进行人身检查，请稍作等候。”秋篱和蔼地说，“这是例行检查中的方式之一，你不必太紧张。”

“检查个屁！让你查包，你又查不出东西，我并没有带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要搜我的身！”旅客边高声叫嚷，边向秋篱逼近。

“先生，这是中国海关，您进出我们的关境，就必须接受海关的检查，并不一定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是例行公事。”秋篱解释。

“什么例行公事，你简直是故意刁难我，浪费我的时间。你要知道，我在境外还有生意要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

“我们的检查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请你配合一下！”秋篱有点来气了，她厉声说道。

“我已经够配合的了，你说要查包，我让你查了个底朝天，却查不出东西，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就得寸进尺！”那旅客越说声音越大，趁秋篱分神之际，一把抢回秋篱拿在手上的证件，快步向出境口走去。

“不能走！”秋篱急了，追上去拉住他，并把他的证件迅速夺了回来。

旅客见证件被秋篱收走，更急了，顺势把手一扬，“啪！”一个清脆的巴掌落在了秋篱脸上！

霎时间，秋篱惊呆了！进关一个多月来所培养的自豪感和神